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一

後魏

盧元子度世　度世子淵　淵子道將　道將子懷仁　道將弟道虔　淵弟子儀僖　淵弟

昶　昶子元明　元從祖元孫文偉　元族孫同　同兄子景裕　景裕從弟勇　元族子誕　誕

父叔仁　高允孫綽　允弟推　推弟燮　劉模　允從祖弟祐　祐孫諒　諒從祖弟巽

崔鑒子康 崔辯子逸 逸子巨倫 逸弟楷 崔挺子孝芬 孝芬弟孝偉 孝演 孝直 孝政 挺弟振 挺族子纂 纂族子游 李靈 李璨

李順子敷 敷弟式 式子憲 式弟同 李孝伯父曾 兄祥 祥子安世 安世子瑒 瑒弟郁 李裔族父 李義深弟同 游雅從祖弟明根 明根子肇 焕 軌

高閭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張湛 段承根

宗欽父暉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世隆 宋繇

江式

盧元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

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元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令弘稱臣內附司徒崔浩元之外兄也每與元言輒歎曰對于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元勸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當時雖無異言而終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拜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

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曽祖也既還病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聦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遐特為崔浩所敬位至尚書光禄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灼爇至死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

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帝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
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
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
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
遼西獻王廟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
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
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
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諡曰惠四子淵

敏昶尚之初元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别生崔浩事難其庶兄弟恒欲危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絶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爵降為伯累加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淵淵請加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勅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

誕有盛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淵表以為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遼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

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虎請降乃以淵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閑軍事帝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偽降淵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為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皆决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淵屢以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淵皆

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私沖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孝文意遇頗亦由沖淵有八子道將道亮道裕道虔道侶道約道和道舒道將字祖業襲

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汞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

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官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彦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唐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列在隋史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麤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恣辱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孝莊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歷勲賜爵臨淄伯

天平中歴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樂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為尚書與同僚於草屋之下設雞黍之饌談者以為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於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聘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元

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列在隋史道虔弟道佋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為後道佋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秀屬以秀所為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與和末除衛大將軍兖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道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

正逋弟正思淫亂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為親表所敬淵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

祕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塗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

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之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内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義僖寛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劵州閭懷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

簡子遜之淸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為太子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寛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迭相矜夸見

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見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齊明帝即位於是孝文南伐昶兄淵爲别道將軍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閩南人云兄既作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横齊明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曽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首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

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刎赦以辱君父乎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䄂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䄂奏曰謹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斯乃萬古千齡之鑒誡今郡縣無魯恭之君黄霸之宰不思所以治民止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伏願陛下垂叡喆之鑒察妖災之由詔曰讜言有聞

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
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
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經略淮南昶既儒
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
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于梁
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雪寒軍人凍死
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魏經畧江右唯有中山王英
敗於鍾離昶敗於朐山最為甚焉宣武遣黄門甄琛馳

驛鑠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
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
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寛和矜恕善於綏懐其在
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䘏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
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
能尚孝文女義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禄
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
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永

安初長兼員郎尚書令臨淮王彧善之及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武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以見志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頴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游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令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

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
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游
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
文別有集録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
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
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
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啟淫污元明不能離
絶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

緒兄龘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
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
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羡夏亦以儒素見重位
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長子文甫字
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
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
大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
郎子潛仕齊有傳初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

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凡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

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歸内朝府之外不妄交游
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為榮淵兄弟亡
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替子孫多有非法帷簿混穢為時
論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寳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
王雍納其女為妃初元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
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
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曽孫太和
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

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宋周世通顯自有傳崇弟仲義字小黒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甚達婚姻常與元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觀弟仲宣皆有儁才並列在文苑傳中仲宣弟叔彪仕齊歷官至太子詹事齊史有傳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

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説刺史裴雋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雋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孝莊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

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爾朱榮將侯淵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齊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為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

道性温良頗有文學位范陽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齊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列在齊史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密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頗事豪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大集鄉人殺牛聚會

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元族子通字顯光本州别駕子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祥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禄得官給長絹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因閲吏部勲書深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吏

部勲簿改换之獘又奏在軍文案尤多虚詐乃為立格以杜姦罔詔並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兵敗被執乂以同為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黄門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亦為論者所稱嘗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

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
齎書喻之德輿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輿復反詔同為
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輿難信勒衆而
往為德輿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為乂黨除
名孝莊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
勞德輿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
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牽彊啟乞儀
同初同之為黄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

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覺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斐性殘忍齊天保中典京畿詔獄以酷稱列在酷吏傳中斐弟筠青州從事同允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聰敏專精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後又避地太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

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聽講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偪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中十日一歸家隨以𩛙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

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義理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

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怖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叙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鏁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仕周歷位大將軍自有傳景裕從弟勇字季禮父壁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必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

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爾朱
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
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南鄉郡公主虛
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
謂郭秀曰盧勇懔懔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
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
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
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攏一馬至大騩山知西魏

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憂矣表啟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啟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武貞元族子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黄門侍郎營

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虎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馬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别駕北豫州

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黄門侍郎文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啟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韜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奉祖父泰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

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𪊲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千餘人四年與盧元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隆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驃騎將軍樂平王丕西討

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與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昬没於申南

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

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傳後勑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更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畆方百里則為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畆益三升不勸則畆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

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茍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宮瞿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

子請計於允謂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測宜諱之黒子以鑒等為親已怒允曰如君言誘我入死故不以實對為帝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

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景穆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所對允請曰為何事景穆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景穆曰中書侍郎高允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

請赦其命帝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

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勑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

不從人言令帝怒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叅麟閣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録將來之明戒令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令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以蓬艾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透迤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實與浩同其事死生榮

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宫導旨者恐負翟黒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

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進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太武為之流涕乃命允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之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以是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

位允頗有謀馬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令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

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塟一切禁絶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

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别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之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

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之䰟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諠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令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革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

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陳之使人知惡而
於家内隱處諫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
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
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
所以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
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
伺朕喜時求官乞職其以弓刀侍朕左右者徒立勞耳
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

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
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
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
厨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
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
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時百官無禄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

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
老得免親故莫有卹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
遵始蒙赦始得歸養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
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
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
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
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
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

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

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每不名之恒稱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

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宗儒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上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

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
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
陽盧元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樂
侯廣寗燕崇元畧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寗常陟公山征
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
中郎渤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

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頴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

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
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
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
張誕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
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
氣干天羣雄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駕埽盪游氛克揃
祅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偃武櫜

兵唯文是恤帝乃虚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

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

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

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艽單凤離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

道敦心六經游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

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

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

琵琶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徂根運

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
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
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
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櫝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
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
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
尹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夭迹階
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

式綢繆典誥時逢多艱當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説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㝠頻煩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彦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
中遇沈痾賦詩以訦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黙
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胄質侔和璧文照雕龍燿姿
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
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
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
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
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閶闔聞名衆魏謇謇儀

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檦尚杜熙好和
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悕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
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閭鄉爲兼識拔萃
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
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己試智足周身
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
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
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

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
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龔朱裳腰
紱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
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
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
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
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帝時有不豫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

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宸德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千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於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及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又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僑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娱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給送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
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
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
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黄門蘇興
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
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曾見其忿色恂恂善誘
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
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

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卒無譴咎初太平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内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游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

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賑贍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才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修往脈視之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榮衛有異

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饍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

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别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又為算術三卷子忱襲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為政寛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静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為政彊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

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
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
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
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武才太武每詔徵辭
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
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䴥中允與
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
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弟遵有能名位

官嚴酷列在酷吏傳中毗字子翼鄉邑稱為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修撰國記選為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

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劾遂家於南頓川不復歸其舊鄉矣允從祖弟祐字子集小字次奴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黄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

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

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勲之實録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國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别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自著作郎以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五穀不

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水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循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其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

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兾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闕豫而已出為輔國將軍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

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䄂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祗重拜光禄大夫傅如故䄂薨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二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為光禄卒贈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顥字明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位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仕齊列在齊史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

追贈兾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聞位任城太守雅弟諒
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彊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
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
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
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
詔以諒臨危授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
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録四十餘卷自五
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

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朝議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弑孝莊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慎昂季式皆齊氏元功並列在齊史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曽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

遵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元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盧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内治銅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盧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為定州康為衛軍府録事帶毋極令時甄琛

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康從行招致游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奇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内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

書左丞孝莊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母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畧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别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沒于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列在齊史仲哲弟叔彥位撫軍將軍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别駕季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

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州刺史鑒兄㯳字洛祖行博陵太守㯳子文業中書郎鉅鹿太守文業子伯謙仕齊歴濟北南鉅鹿太守有善政列在良吏傳中

崔辯字神通覽之從祖弟也祖瑉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兖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

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乃為長史北道别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

為賊所義葛榮聞其名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勑而行賊爇火觀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别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

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孝莊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之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孝莊還宫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禄大夫卒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允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

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為西征别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字季則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數諫諍獲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時人語曰莫䳍郁反買獬孤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

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皆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門赴州賊勢已逼或勸减少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旣而曰一朝送免兒女人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

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問州陷戰沒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仕周為荆州刺史列在周史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五世同居門有禮義於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唯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

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授勅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縠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為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復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治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悅之謂挺曰别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

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誦入境觀政實媿清使之名州舊披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為一邦遊觀之地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

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毁於後作終不就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扶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載忻逢明政令

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挺處之夷然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汲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黙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常典

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為羞詳大相稱嘆自其為司馬詳

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景明四年卒時年五十

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至

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

奉冥福其遺愛如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服

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終並遠致世稱其知

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

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廉讓恭敬因皆以孝為名及葬

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為絕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勑孝芬持節催令赴援賊

退而還遷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乂之黨與盧同李奬等竝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為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融密啟云孝演入賊為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

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内頭元乂車内稱此嫗須了郤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媿色孝芬既至景儁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

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兖州刺史孝芬倦於外
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
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
辛雄劉廞等並被誅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
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摧古今間以嘲
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
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
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魏季景尤為世

隆所知勉與季景内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末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勑左右廂出入爾朱氏敗被收逃免後見齊神武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勲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勉哀毁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為後勉弟猷周少司徒列在周史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户人多收之郡内

乃安教其人種植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户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勵百姓賴之卒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為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子昂齊祠部尚書齊史有傳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瓌傑少無宦情沈靜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為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

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誡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遭亡號哭不絕見者為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詞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號哭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孝偉等奉孝芬盡恭

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歳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為宗族所稱為祕書中散在内謹勅為孝文所知孝

文南討自高陽内史徵為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兖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績恒為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御

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齊史有傳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為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賔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事拘檢為

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有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啟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仕齊位尚書右僕射列在齊史暹從祖弟游字延叔

少有風槩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戸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並從役游矜其勞苦乃為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郡學舊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無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洛德兄弟數為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郡謝松栢既郡之豪帥感恩奬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

彦為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遂為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

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
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于拜長安鎮副將進爵
為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
鉅鹿公謚曰貞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綜孫渾列在齊
史恢長子悦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悦祖子瑾字
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悦祖弟顯甫顯甫子元忠元忠齊史有傳
李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

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
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
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
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
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磕元令璨與中書郎高
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
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璨勸元乘張永失據攻永米船
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

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封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寛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跱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閤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

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禄勲
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
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廳涉書史位司徒
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
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
長史純子德饒有至性列在孝友傳中徹弟公緒齊初
以侍御史徵不就齊史有傳
李順字德正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

武城令治有能名道武定中原以為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知名於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畧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太謀令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

雖二門婚媾而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
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右轉拜左軍將軍
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
破其左軍及克統萬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
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户帛
千疋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為侯遷四部
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帝欲簡行人崔
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

順納言大臣固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吴亦魏之太常茍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都大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辭以疾旦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起動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遽

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怒衰疾又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勲厚未若齊桓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恐不可常勝順曰天兵四

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順既使還帝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麤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西域沙門曇無懺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恭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恭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歲矣帝曰若如卿

言劾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麤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帝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侍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

州十有二返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之計順對以民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曇無讖微

有方術帝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帝克涼州後聞而嫌順然猶以寵舊未加其罪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太平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所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顯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高平王謚曰宣

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太平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録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及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

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玲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以學業知名位西兖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勑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

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于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
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為伯拜祕書中散雅為
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
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為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
高肇為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
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
北將軍元樹等來冦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勑付
廷尉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切

脩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静子希遠字景沖早卒希遠子祖惔襲祖爵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貎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昕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之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

書令以西京説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令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帝大悦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駮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于世歴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順弟脩

基陳留太守卒子琛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希遠弟希宗字景元性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禄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長史文宣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

紫光禄大夫太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城除祖勲齊州刺史在州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勲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勲之妻姨也由是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㬠中尚書祖勲素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壁等為王還復祖勲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禄卿祖勲弟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布宗

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
齊位員外郎高歸彦之反公統為其謀主歸彦敗伏法
其母崔氏當沒入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老事發武
成命棓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
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
散騎常侍使于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
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
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

卒其文筆别有集録齊受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

惠希義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

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

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卲等議定禮律卒於

信州刺史子孝貞列在隋史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曽少治鄭氏禮左氏春

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

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

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曽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恒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令還送鹿故處鄰郡為之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恒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人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則從兄順言於太武徵為中散帝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

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禄大夫賜爵魏昌子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畧功進爵壽光侯太平真君末車駕南伐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馮文恭至蕭城前軍破之宋文帝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登亞父冢以望城内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應曰中軍四十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

請駱駝明日太武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出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有精甲十萬恐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又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邪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氊及九種鹽并胡豉義恭駿復獻蠟炬錦等語具宋張暢傳中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

穆曾啟太武廣徵俊秀太武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

時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齊武帝謂之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民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

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畧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户遷之兖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惠之稱徵拜中書侍郎郡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

有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常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矣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為帝所親愛累遷主客令齊武帝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姿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慇懃於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

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猶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每有江南使至多至出內藏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價同瓦礫今皇上得通神明地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所以同於瓦礫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人民饑困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除安

南將軍相州刺史敦勸農桑禁斷淫祀以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𢷈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𢷈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咸患百姓為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人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内肅然病卒官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

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
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高陽王
雍表薦瑒為友時人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
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
以瑒為毀謗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
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

兇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遲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撫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啟瑒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為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議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兾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古博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形骸毁悴人倫哀歎之謐高尚不就徵辟列在隱逸傳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

士卒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議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遷給事黄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李裔字永伯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

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
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
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
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
郎兄弟皆以儒素著知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
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敵輯字
護宗晃字仲黄茉字季黄勁字少黄敵字幼黄竝以友
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

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㬇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栢人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㬇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葢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頣字彥祖頣生勰系曽各有令子事列于前㬇位中書郎三子纉龔閣纉字偉業位太

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
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秀
林小名榼性温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
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威為名以
母憂去職後為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
齊州刺史裔秀林子也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
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
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蕩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

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爾朱榮禽葛榮遂㮣裔及高昂薛修義李無為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為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攻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仕周歷隋隋史有傳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位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同時被徵高允為徵

士傳皆著其名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别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禄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

愔族叔肅字彥雖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
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為
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為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
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
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暾字景林
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慎武定中
位東平太守暾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
宮牛二姓阻險為害仲旋示以威惠即並歸伏累遷右

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為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為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

煥字仲文小字醜壞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隆生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昺昺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㫖曉喻乃執泰等景明

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勑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勑假煥平西將軍都督别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氐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鍼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爾朱

兆弑逆與勃海高昂為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别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胷險峭時人語曰劒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别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爾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為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騊駼仕周歷

隋列在隋史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佐郎典儀注兼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受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為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

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之良弟稚康齊史有傳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

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淩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寛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雅從祖弟明根字志遠祖䴵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㽅壺倩人

書字路邊畫地學之長安鎮將賞瑾見之呼問知其姓
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
白渠坎為窟室讀書積歲雅推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
生性寡慾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為都曹主畫帝以其敬
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
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
封新泰侯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
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詔以與齊武帝絕使多

年今宜通不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上二三之理直在蕭氏我今遣使於理為長孝文從之後為大鴻臚卿河南王榦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求致仕前後頻表乃許之引入陳謝悲泣不自勝帝言别殷勤亦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

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輓一乘給上卿禄供
食之味大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
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詔曰
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
可賜以穀帛勑太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政恒
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年八十一卒
於家宣武弔祭贈賻甚厚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謚請
侯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接物以禮時論

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
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馬子
肇襲肇字伯始幼為中書學生博綜經史孝文賜名焉
孝文初為内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東駕南
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讓以文雅
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禄養出為本州南
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
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

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黄門侍郎兼侍中為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為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

役時解其利為大帝將從之尋而廹敗遷侍中梁軍主徐元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以為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顧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

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

卒諡文貞公肇外寛柔内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

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昏儀白珪論詩賦

表啟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曽撰儒棊以表其志清貧

寡慾資仰俸禄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勑肇有所降恕

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

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

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古今之常

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别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

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祖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之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馬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弗渾擅權内外憂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即位徙御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

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賛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河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閭表以為若不班禄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

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闇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闇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

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修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脩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儵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

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穫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

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為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帝曰卿職典

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致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孝文文明太后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

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皆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躬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躍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悦賜羣臣束帛又議政於皇信堂帝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創制立會軌

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巳下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改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為政何者為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所施行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政出於天子王道衰政出於諸侯君道缺政出於大夫帝善之後詔閭與大常採雅

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粟帛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得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宫帝謂曰往年之意朕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

閭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畧以盡平豈可聖朝之時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

襃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然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懲勸兼行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及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詔聽之授光禄大夫金印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

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竊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踈也閻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初卒于家謚文貞閻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讚百有餘篇集為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

闓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罵辱諸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闓弟悦篤志好學有美於闓早卒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豎子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

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圖
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
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
述詩賦頌五十餘篇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
赫連屈丏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丏統
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
魏未為時所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薦帝

覽其文嗟美問誰所為既知為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授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

時彦待叟不足叟䣊與涼温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而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

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畧曰羣大吠新客佞暗排踈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盱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

也歲餘牧揵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叟叟尋歸家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常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物

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為美談吾之於子以韋弦為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中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謂其唯假盛服璨愓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其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時則先求吉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寗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禀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裋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局褊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

為之序密雲左右皆衹仰其德歲時遺以麻布穀麥吏
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
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其弟繼之襲其爵
始復男武威將軍吏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
其存時往來乃簡及亡而收卹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
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元敦煌酒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
葉孫為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

李暠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常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太武平涼州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宋興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以為注故為之解其見重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而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

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却埽慶弔皆絶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德行與之游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沖沖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為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為汾

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徽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徽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

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勑游學今將歸
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
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
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
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璝內附暉與永根
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
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
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暉女為敦

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竒之與同郡隂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著述言之太祖並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為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宫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

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闞駰字元陰敦煌人也祖京父玟並有名於西土玟位

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

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

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

三十人典校經籍刋定諸子二千餘卷牧揵待之彌重

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

事中郎王薨後還京師家甚貧弊不免饑寒性能多食

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時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别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向成長欲覔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

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記注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畧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

管注記纂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隂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嵗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谷窟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禄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

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復其孫等三家

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

牧犍時為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内徙京師歷著作郎河

内太守甚著信恵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

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

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

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

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祗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黙字冲明

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也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於衆篇遂撰比為喪服

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能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

闇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緜不銜膽自厲何以承繼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畧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緜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克李

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游道仕齊位太府卿性嚴酷列在酷吏傳中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

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涼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毎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别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

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
漢興有尉律學僮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
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輙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
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
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
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
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
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

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達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説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刋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

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
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
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
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
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
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
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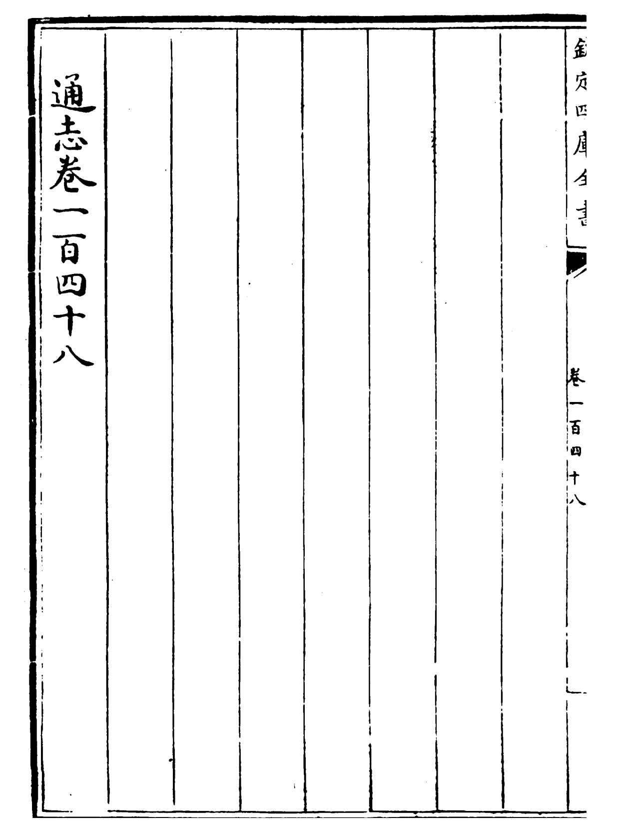
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隷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兎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

垂令令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成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録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寔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蓋

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别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勑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事
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
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明日侍書成重閭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
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隷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
剌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
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會能隷書宣武之在東宫勑
法會侍書後以隷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然未有如崔

浩之妙


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任以依